

萬耀煌回憶錄 (三)

萬耀煌

修戰後部署與風波

民軍與清軍修戰條約生效後，武漢砲聲始息，都督府隨即入城，駐紮花林東路高等小學堂。停戰屆期又繼續延長十五日，都督府移駐漢陽門內司門口舊藩台衙門（布政使司）。軍事一切，從長規劃，政治重心，仍在武昌，惟對清廷外交，已轉移至上海。

蔣翊武因我與吳醒漢的爭論，而都督已歸，即派我巡視防務，往葛店佈置後方基地。時南京已下，上海又為和議地點，軍政府一切補給，均在葛店起訖，如果和議不成，戰端再起，葛店更為重要。高尚志，耿丹均偕往，固羣（尙志字）畢業於陸軍特別學堂，舊學有根底，革命起義最有功勳之一，亦為總稽查，所到地方，一言都有決定權力。仲劍（耿丹字）與之最善，我們主張他帶兵，成立中央大都督府近衛軍，固羣欣然，歸武昌，即獲都督允許成軍。

翊武代總司令不過九天，即解除職務，譚人

鳳被推為武昌防禦使，此居覺生主張最力，此公既不知兵，且欲集權，頗為軍中將領不滿，黎公乃派其赴上海為議和代表。戰時總司令職，遂推吳兆麟（畏三）出任，吳原為參謀本部次長，部長楊開甲毫無作為，迨漢陽失守，吳繼任參謀部長，畏三曾受參謀補習班教育，統御大軍，略窺門徑，此時此地，以吳出任，較為適當。以吳元澤為參謀長（吳曾任四十一標統帶），重新部署武昌防禦，區分防線為三，以寶秉鈞為第一區司令官，何錫藩為第二區司令官，張廷輔為第三區司令官，羅洪昇為第一支隊司令官，鄧玉麟為第二支隊司令官，王安瀾為總預備隊司令官，右起葛店之白澗山，左迄金口。贛軍編為右翼軍，在陽邏倉子埠警戒，海軍在青山葛店間巡弋，金口以上至新堤則由楊子江水師負責。

舊卅一標在四川資中殺查辦川漢鐵路欽差大臣端方後，舉執事官陳鎮藩（育武）為革命軍統領，率領四鄂，編為鄂軍教導團，待遇每人月餉二十元。上自都督，下至司務長，一律如此，有此一支生力軍到達，武昌士氣更旺。

自武昌首義，各省相繼起義與獨立者，十有七省，清軍南下，焚燒漢口，攻擊漢陽，各省援軍如湖南、江西相率而至，漢陽一失，武昌更危，望援更急。廣西獨立後，由沈秉堃都督率軍馳援，湖南都督亦派兵與桂省聯合北上，次於金口，編為左翼軍，武昌形勢，轉趨鞏固。

唐紹儀為清廷議和代表，十月廿一日到漢渡江，在下新河氈呢廠與黎都督會談，黎公請其赴滬與伍廷芳會議。時伍為各省公舉之外交總長，唐立允，隨即赴漢乘輪東下，因之人心大振。

停戰後，上海正開和議，黃興前由鄂走滬。上海南京方面，對鄂省一切究屬傳聞，因之批評不無失實，頗盡攻擊之能事。鄂人聞之，殊為不平，遂推軍部長孫武赴滬，孫職由蔡濟民代理。然為防和議破裂，不得不作北伐之準備，乃編成北伐三軍，第一軍總司令吳兆麟，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，第三軍總司令趙恆惕。

斯時因各省已相繼獨立，政治重心，亦隨新

的情勢與武昌戰局而轉移。上海對中央人事之安排，尤以舉黃興爲大元帥，黎元洪爲副元帥一事，使鄂人不滿。後雖改推黎元洪爲大元帥，黃興副之，鄂人仍不主張黎就斯職，幸孫總理自美歸國，十七省代表選孫總理爲大總統，黎元洪爲副總統，羣情翕然。然國務員九人，陸軍總長黃興，海軍總長黃鍾英，外交總長王寵惠，司法總長伍廷芳，財政總長陳錦濤，內務總長程德全，教育總長蔡元培，實業總長張謇，交通總長湯壽潛。鄂省首義，竟無一人入閣，電報到鄂，報紙發表，輿論譁然。事前軍務部長孫武，有南京上海之行，孫在京滬所受之冷落與歧視，至令人難堪，故孫回鄂，在都督府會議席上報告京滬政客要人對鄂情形，無不憤慨，遂決議以現有軍隊改編爲八鎮，自行作北伐之準備，除上述三軍，因吳兆麟調爲都督府參謀總長，以杜錫鈞出任，並以



辛亥革命，苦戰陽夏的民軍總司令黃興。

劉公出任北伐左翼軍總司令，李雨霖爲安襄荆鄖招付使外，八鎮爲第一鎮統制唐克明，第二鎮張廷輔，第三鎮寶乘鈞，第四鎮鄧玉麟，第五鎮熊秉坤，第六鎮王安瀾，第七鎮唐繼支，第八鎮李雨霖，近衛軍統制高尚志，近衛軍第一協統劉佐龍，第二協統黃申卿。

碧血會事件的真象

碧血會以陽夏戰役之傷患官兵所組織，起義同志多參加。自初以革命的目的，在排滿與建立共和，犧牲不惜，萬死不辭，絕無權利之私，故舉都督而推黎元洪，民政推湯化龍，內務，教育，外交，理財以及參謀軍令各部長均推有聲望而非首義之人担任，僅軍務部長爲起義同志，帶兵之首長，除熊秉坤外，初亦盡舉原來部隊之官長，首義同志不與，僅居監察與謀略之職務，其光明磊落，純正無私，可以概見。及各省獨立，停戰議和，大局趨於成功之際，因受環境與親朋故舊的影響，功名權力之念以生，自屬人情之常，加以人事安排，豈能盡如人意，積漸而成怨尤，目標集於孫武，再加暗中指示煽惑，遂釀成碧血會組織倒孫之行動。此一行動黃申卿爲首，申卿大治人，舊學頗有根基，富於革命思想，科舉廢而從軍，隸卅一標，又入陸軍特別學堂，從事革命運動。因余投軍時，着學校制服已引起軍中注意，更因上書趙爾巽總督事，軍中無不知余，由

此締交，進而爲組織羣治學社之志友，後以組織擴大，加入者多，事機洩密，因而離營，但仍奔走各地，起義後任十四標統帶，後升近衛軍第二協統。因事見孫武，孫對之漠然，引起憤恨。申卿受碧血會之擁戴，與所轄軍道原的第三標暗中部署，余因高尚志之約，在近衛軍兼任教練官，時雖未久，深得官兵信仰，第二標官兵的頗多參加碧血會，申卿秘密命他們聽我的命令，我初不知彼等密謀。某日高尚志召開軍事會議於鹽道衙領司令部，申卿秘密告我，今夜有事，要我援助，並以口號相告。我又接電話，士兵似有異動，乃迅速馳歸，途中遇陳鎮藩（育武），告訴碧血會今夜有事，亦以口號相告，以育武商請調教導團守護都督府，如需要我，立即馳援。歸後命全標武裝待命，並傳碧血會口號。夜半事起，槍聲滿城，第三標全部出動。第二標與第三標同駐左旗兵房，我只持以鎮靜，至晨黃申卿移協部至左旗，單道原部亦歸營，孫武、蔡濟民、鄧玉麟、高尚志均走避，張廷輔遇害。我責申卿此舉不當，既做錯了，決不可求升官，甚至自己辭職謝過，否則以純潔的革命黨人，權利是爭，誰能原諒。

申卿微露受人之愚，憤而出此，遂決計辭職。如果事前我知道，我可說服申卿，不至妄爲。經此事後，人事微有變動，先吳兆麟辭第一軍總司令後，調爲都督府參謀總長，此時曾廣大任軍務司長，蔡漢卿繼升統制，吳兆麟接任近衛軍統制，旋改爲第五鎮。姚金鋪繼吳爲都督府參謀總長。

辛亥革命成功原因

十一月十日 孫總理被選為大總統，十三日就職，其時即陽曆紀元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，改元民國元年，採用新曆。後北軍段祺瑞等四十七將領，電請清政府贊成共和，促清帝退位，並退至武勝關以北。數千年之帝制，經武昌首義而結束，共和肇建，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。

和議告成，國家統一，我個人盡了革命之責，因久違待養，遂辭職歸里小住，並等待學校繼續召集入學。

辛亥至今，匆匆六十三年，追溯往事，遺漏殊多，而後之論此事者，每以武昌首義與太平天國當時情勢相較，其難易輒滋疑惑，茲於敘述經



辛亥革命，湖北三武之一——蔣翊武，後在桂林遇害。

歷之餘，就此次成功原因，綜合列論，或可見事無僥倖，理有固然。

一、遠因：滿清入主中原，以經學籠絡漢人，科舉取士，儒臣學者輩出，歷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，百有餘年，植基深厚。其後嘉慶、道光、咸豐雖遠不及前代，究少失德，故太平天國掌握東南半壁，兵至天津，仍未能傾覆清室，太平天國本身自有其弱點，此處不論，迨曾左彭胡出，創團練，組新軍，以名教相號召，遂成中興之局。由是清政府不能不破壞祖制，於獨擁兵權八旗之外，另有湘軍淮軍之建立，開爾後漢人統領軍事之風，即封疆大吏，亦從此而多用漢人，軍事政治之潛移，關係極大。在思想上，清初文字獄固嚴，而明末遺民顧亭林，傅青主，王夫之等著述流傳，愈久愈尊，至清末幾為士

子必讀之書。其於風俗方面，如漢滿不通婚，滿不點元，漢不選妃，又如男降女不降，生降死不降，儒降，釋道三教九流與台皂隸不降，因之滿漢界限，永若鴻溝。民族意識，經太平天國之變而普遍加強，潛伏世仇，一觸即發，不可收拾。

二、近因：甲午戰後，國勢日凌，愛國之士憂憤益深，孫中山先生創導革命，初成立興中會於澳門，繼組同盟會於東京，以民報為宣傳，風聲所播，多士景從。而戊戌百日維新，六君子遇難，康梁亡命，創君憲主張而有新民叢報，兩

黨志士，互為文論戰，民報列為禁品，國內甚少流行，新民叢報則士大夫必讀，遂藉新民叢報而知革命黨之主張，對於革命殊有相反相成功效。日俄戰後，日本益強，各省留日學生益眾，同盟會之勢力益大，革命學說流傳內地，益為普遍。志士仁人，酒熱血，拋頭顱，如吳樾之刺五大臣，徐錫麟之刺恩銘，秋瑾之殉難，熊成基之舉義，十次起義雖告失敗，每一次流血即激起一次人心，至三月廿九廣州之役，七十二烈士之就義，民主報不斷的鼓吹，革命熱潮，已達頂峯，有澎湃不可遏止之勢。

三、張之洞之成功：張文襄（之洞）總督湖廣先後歷十八年，辦實業如絲麻紡織四局，漢冶萍鐵廠，最重要者為兵工廠，鋼鐵廠。與學校，教育之盛為全國冠，派往東西洋留學生之多，亦為全國冠。革命思想，流入武漢，自較各省為盛。湖北並非富庶之地，張文襄舉辦以上事業，經費從何而來？這不能不歸功於胡文忠（林翼），當曾國藩平太平天國之亂，初出湖湘，經營下游，軍餉無着，胡林翼為湖北巡撫，遂立釐金之制，時鐵路未興，輪船未通，運輸以水路為主，次則陸路。江漢為九省通衢，萬商雲集，於重要地方設立關卡，往來貨物，收取釐金，即每值銀一兩，收銀一釐，聚少成多，以供軍需，各省效而行之。曾國藩統帥湘軍，創平太平天國，主要的是得湖北之支援。其後大局平定，江漢商業發達僅次於上海，釐金收入遂多，此項收入，不繳國庫，張之洞遂用以發展教育，振興實業，創辦海軍。張之洞另一籌款方法，則為捐款，如劉維楨

爲黃岡巨富，原在太平天國封王，辦理糧台。投降胡林翼後，清廷給與提督軍門。張之洞每有困難，卽拜訪劉氏，有一次捐銀六十萬兩，張奏請獎以尙書銜。又如巨商黃志誠亦捐巨款，此一例也。

張之洞是儒臣，是忠於清室的。他是晚清有新知識、有眼光、有魄力、有作爲的封疆大吏，可是他在湖北，奠定了革命基礎，培植了革命的人才，故起義後鄂人仍崇敬張氏。追溯源流，武昌首義之功，張氏亦與有力焉。

保定軍校一次風潮

保定軍官學校，清制稱爲兵官學堂，其目的確是養成國防軍幹部，精神上亦仿日本憲法，維



辛亥革命卓著功勳的吳醒漢

持皇統，萬世一系。可是入伍生隊半途而武昌繼義，各省響應，學生紛紛南下，參加革命軍，有帶兵官，有幕僚，有辦教育，官階由校尉以至將官者。迨全國統一，陸軍部改兵官學堂爲陸軍軍官學校，召原入伍生與將屆畢業之陸軍中學生赴保定報到。於是會參加革命之學生，此時棄職上學，蓋視革命事業爲每人一種義務與責任，並未視作職業，這批學生入學校，是爲第一期。保定自第一至第九期畢業而黃埔興，以迄於今五十六三年，關係中國政治極巨，而領導此一正式軍校者，掌握政治樞紐的，則爲留日士官出身，取北洋派而代之，名之爲革命派亦無不可。精神上領導保定的是海寧蔣百里（方震）先生，自民十三年後領導革命系統的是蔣總統，我是保定第一期學生，雖敘述第一期經過，而精神則貫注於整個保定。

軍校地址在直隸省舊省會保定府東關外三里，舊陸軍速成學堂及預備陸大原址，範圍廣大，建築堅固，概係平房，附屬有馬號、砲廠、大操場、射擊場、體育場、醫院、倉庫，設備簡樸。民元六月學生紛紛到校報到，除少數職員日備三餐外，絕無人負責學生居住，起居悉任自由。保定自曹錕第三師兵變，（因袁世凱不肯往南京宣誓就職，唆使兵變，由北京蔓延於津保），繁華街市，盡付一炬，景象蕭條。各省學生一千餘人，凡來自南方

者，無不攜有千百元現金，市面立趨繁榮。學校負責無人，開學無期，行動自由，生活自不免越乎常軌，如是者二月有餘，始有校長官長到校，開始編隊，加強管理，準備上課。因準備不週，處理不善，遂釀成風潮，起因極簡，關係甚大。初任校長趙履泰與陸軍總長段祺瑞，同學同鄉，均安徽合肥人，天津武備出身，曾任安徽混成協協統，爲袁世凱嫡系，亦爲袁氏段氏深所信任。在軍校以前的軍事教育，除北洋所屬，規模較大，各省自辦者均爲速成性質，全國性國防養成教育，則由保定軍校開始。袁段野心，想以軍事統馭全國，自然注及本校。各級官長均爲速成學生北洋正統，有少數兵科教官爲速成學生所不能担任者，則由留日士官出身担任。學生入校讀書，志行純潔，如果早作準備，隨到隨編隊，隨卽上課，無論誰當校長，出身如何，都不致發生問題；乃兩月餘無人負責，令其行動自由，生活散漫，志驕氣浮之餘，一週不平之事發生，加以有人操縱，遂至一發不可收拾，由此可見段氏系統之疏忽無能。

編隊之次日，某步兵連陝西學生時某，請假外出，逾限兩小時，該連報請校本部掛牌開除，該生一再懇求，官長不理。該連同學羣至教務處向教育長請爲國家惜人，依照章程記過，又不獲直，立即激起公憤，到大講堂開會，請士官出身的教官出席講話，遂演成反對全體速成出身之運動，於是檢出速成學堂章程，以速成畢業後，其優秀者可選拔入兵官學堂（卽保定軍校）肄業之條文，速成學生不能担任保定軍校之官長教官，

進而罷課。當時本未上課，事發，所有各連官長自動離隊，學生舉出代表，維持組織、秩序，並推選代表晉京，同時通電各省都督，請求聲援。趙履泰與駐保第二師師長王占元派兵圍困保定軍校，逮捕代表，囚禁第二師兵營，一部份在校禁閉，陸軍部派親信人員分化北方同學，王占元以兵力監視，段祺瑞以總長之尊，親來主持，亦無效果。南方各省都督電責段祺瑞，參奏兩院議員，提出嚴厲質詢，風潮日趨惡劣，幾有南方各省都督將由省自辦軍校之勢。袁世凱恐釀成政治風波，遂以蔣百里先生長校，時蔣師應雲南蔡松坡先生之請赴津，將由海道入滬，袁命人追回，命令到校，風潮立平。

蔣百里師拔鎗自戕

蔣百里（方震）師留學日本，道德學問，名聞當時，對建立國防軍有偉大抱負，聞命欣然，蒞校之日，受到千餘學生發自內心的熱烈歡迎。隊職人員並無變動，教育長則以張耀庭（承禮）先生擔任，各兵科科長教官如譚學夔、臧式毅、馬林、劉國棟、涂永、王凱元、張楠，以及其他國內有名軍事學者，莫不放棄優差，來校任教，取我國歷代名臣名將忠誠為國智勇兼備立己立人為經，以德國日本軍人精神為緯，尤以融日本武士道、歐洲騎士、我國游俠，重然諾、輕生死於一爐，冶鑄於每個學生一身，發揮智信仁勇嚴武德為教育中心。至生活行動，活潑莊嚴，一行一動，一言一語，莫不表現現代最強國家的軍人氣概，至操場野外的訓練，校長任指揮，教官均

為演習連排長，親為學生示範，以身作則的教育風度，品格之高，學問之深，態度之莊嚴和悅，處事之公，循循善誘，每天廿四小時，深深印入每個學生的心目中。從前每人有一種自傲，要做大英雄大豪傑，自受百里師教育後，在思想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以自己學識能力，以百里師與世界最強國家軍人為標準，是否能負得起最低的尉級軍官職而無愧色呢！所有自私的野心，至此掃盡無餘，影響我的終身事業甚鉅，大多數的同學與我亦有同感。

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百里師之長軍校，為袁世凱一時的政治手腕，大非北洋系所願。國家既有全國國防性的軍官學校，教育宗旨，絕不含有私人派系成分，一切為國防，一切為國家。北洋派系自難培植私有軍隊承繼的人才，焉得不嫉妒。其在校內直接管理的連排長，每連設一教官，由士官學生擔任，除課業外，凡內務，術科（操場、野外、技術）概由教官負責，要求嚴格，操作確實，深獲學生信仰，隊職官雖在校長優容，學生服從之下，盡其職責，但以能力較差，內心總不免有自卑之感。學校進步非常，益引起陸軍部主管者之忌，盡其排擠之能事，對於裝備器材經費，凡教育所需，無不拖延吝與，此中情況，校長之處境艱苦，教官學生不知也。某日校長命全校教職員學生均着外出服裝，在尚武堂前集合，百里師以最莊嚴態度訓話，大意為：「我要求學生的，學生都能徹底做到，我對學生應做的事，我未做到，是校長未盡職責，我自己應該處分，以謝天下」。說畢立正轉身，取手槍自戕

，面對學生，他做到了言必信，行必果的諾言，以示風範。當面對學生之際，顏色慘白，羣擁抬入臥室，哭聲動天地，如喪考妣，教官學生合組辦事，致電袁世凱及各省都督，目標指向段祺瑞。袁世凱立請日本使館軍醫及最優秀之護士（該護士後來成為百里師的夫人），並派唐在禮同來慰問診治。風潮雖大，秩序井然。旋李烈鈞等四督免職，長江軍興，又臨暑假。百里師傷勢漸癒，袁調百里師入大總統府統籌辦事處，以北洋嫡系士官出身之曲同豐繼任校長。暑假後開學，一部分教官學生參加二次革命者外，均回校繼續上課。曲氏到校，一反百里師所為，學生因百里師之告誡，忍受一切，如第一隊代表藍文蔚因細事而被開除，以及於我，因同學有人發起印百里師著作，學校以為我幕後策動。我對隊長劉鳳池說：我自開學以來，循規蹈矩、守時守法，我有決心要畢業，絕對不參加任何非校章所許的事，請放心。後來劉與我在陸軍大學同班同學，語當年舊事，謂當時奉命要藉故開除我，因用功守紀，實無所藉口，畢業成績在全校十名之內，操行分數九十八分，殊出意外。

畢業分發革命倒袁

袁世凱要成立模範團，自任團長，派團副陳光遠率高級將領多人，來校挑選畢業學生幹部，我在被選之列。陳面詢我的經歷，我說曾為黃興的參謀，又是國民黨員，他至此不往下談。因我一句話，袁之模範團沒有一個湖北人，即南方人亦很少。

保定軍校如果百里師能多辦幾期，至少辦完第一期，以後繼任者能肅規曹隨，則保定學生對國家必有重大的貢獻，國家局面必將改觀，民國史必另有一番光彩。然百里師長保定軍校不過一年，自第一期至九期，校長幾經更迭，但所有保定畢業的學生，無不認百里師為校長，稱百里師，其精神影響有如此久遠者。

保定軍校畢業學生，北洋系除用少數有私人關係者外，都不肯用。山東學生分發第五師的，不准下部隊見習，令其回家，每月給見習薪津十五元。北洋各師大都如此。段祺瑞之外甥陳衆孚，因出身保定亦不重用。有的令其教育學兵而已，後來到吳佩孚孫傳芳時則有所變更，以保定學生學識能力超過舊屬所部，自不能不重用，吳孫見解亦較段系為高。因之南方各省同學為各省所

重用，遂成十五年後革命中堅力量，建北伐抗日之大功，實淵源於此。

民國三年夏，陸軍部對於保定第一期學生分發，除袁世凱挑選一部有私人關係的北方學生到御用之模範團外，餘均分回各省。湖北學生均歸湖北，那時鄂督是段芝貴，湖北本省軍隊只有一師，駐在湖北的軍隊，有孫傳芳的第二師駐長江上游宜昌，盧金山的第十八師駐新堤，黎天才的一師師部駐武昌，所屬兩旅以連排為單位，分駐於鄉鎮，任務在維持地方安寧，實則分散其兵力，使其成為綠營巡防而已。保定畢業之湖北學生，除一部分在第一師外，有分配於第二師，第十八師，則集中於武昌新堤充學兵教官，初不令與部隊接近。其他各省情形與湖北情形並無二致，可見北洋系對保定學生是有統一計劃的分發使用。



奉 國 父 之 命 在 湖 北 討 袁 之 鄂 軍 總 司 令 蔡 濟 民

我最初分在湖北第一師第二團黃營，駐黃州，師長是石星川，第一旅旅長朱兆熊，第二團團長胡廷佐，營長黃繼超。石師長是我陸軍小學副監督，他見我自然甚喜。胡團長在首義時由隊官率領四十一標攻佔藩台衙、善後局、官錢局升標統，在陽夏之役受過傷，傷愈又任協統，後改稱旅長，裁兵後改任團長。黃營長是由團長改任營長。團附張福麟原為馬標隊官，首義時為船政局長，大家都是起義時同志，

且係老友，我返鄂時談及如果畢業，希望最好分發來團，不意分發名單，恰如所願，至連排長多為當年當兵時期的同伍。時當春日，步雪堂，登西山，泛舟赤壁，訪僧寒溪寺，月波樓賞月，故里訪舊，極盡烟霞嘯傲。風月三春竹影亂，十里菜花香，令人欲醉，胡黃幾次要我任排長，我都不願。

見習六個月期滿，始任排長，不過半年即任連長。王占元督鄂，改為將軍。民國三年孫總理成立中華革命黨，派蔡濟民為鄂軍總司令，回鄂運動革命，季雨霖、劉英、劉鐵兄弟在襄河天潛沔漢一帶作革命運動。我在天門，季劉化裝秘密來防地訪我密談，要我參加倒袁運動，並轉達蔡濟民意思，要我參加中華革命黨。民元共和黨成立時，孫武，張大昕，阮毓崧邀我加入共和黨，田桐居正邀我加入國民黨。我對北洋系有成見無好感，見共和黨接近袁段，張大昕與徐樹錚往還甚密，我自願雖非同盟會會員，但羣治學社時期，自命為同盟會外圍或支部，遂決定由居田兩位介紹加入國民黨，入學後未盡黨員義務，故今日加入中華革命黨固所願。

湖 北 裁 兵 七 師 餘 一

我在保定讀書時，湖北發生裁兵事件，與季雨霖，劉氏兄弟常作竟夜之談，提及此事，未嘗不痛惜黎黃陂裁兵之舉，大而誤國，小而誤鄂亦自誤。

黎黃陂（元洪）少學而更少術，敦厚是其長處。所用的文武僚屬，文多書生，武雖粗魯仍帶

幾分儒生氣習。曾國藩戰太平天國，收復南京後立即裁兵，張之洞練兵不置私黨，黎元洪及將士亦染此風，以和議即成、國家統一，且政體共和，總統尙自選舉，更無用兵之必要。且湖北自起義至於今，庫藏初雖豐厚，以後負擔加重，已至羅掘俱窮，爲減輕人民負擔，且鑑於各省兵多民困靡爛地方，非裁兵不可。有此各因，遂自行實施以爲之倡，故民元二年間八師之衆，裁去七師，僅餘一師，北兵入鄂，爲所欲爲，袁氏遂命人挾之入都矣。袁世凱既以武力掌握政權，政黨的政綱政策毫無作用，國民黨最初憑藉四省都督的兵力與袁政府抗衡，故國民黨最初憑藉四省都督的兵力，自能抑制袁氏野心。癸丑之役，四督罷職，舉兵又遭失敗，國民黨被解散並被誣稱爲亂黨，造成袁氏帝制野心，以爲北洋系都是他的死黨，誰知以功利始仍以功利終，最可惜者，未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列強無暇東顧時奮發圖強，袁氏之罪太大了。

自北洋系領有湖北後，視起義志士爲仇敵，僅一小部憑藉地位，名爲興辦實業，實則把持航路紗廠自保偷生，如吳兆麟、蔡希聖所謂將軍團是。

論黎元洪之裁兵，其方案頗爲週密，數萬人遣散未出大事，凡屬青年幹部有志求學者，官費送往日本，(入保定係自動復學)。癸丑之役，憤於袁氏之非法，回國參加第二次革命，黎公離鄂，志節之士，多遭慘戮，其他亦多意志消沈，更有求一飽而不得，起義志士可慘矣。

耿丹(仲劍)自日本潛歸，段芝貴命劉佐

龍逮捕就地正法，仲劍時在家，化裝走避，脫險入京，赴英國求學，不意民十六年仍死於劉佐龍之手。

季雨霖(良軒)、劉丹書(英)在襄河一帶潛伏勢力甚大，(良軒荆門人，丹書京山人)，辛亥起義會編成第八師，及裁兵，散於地方且均土著。民三年中華革命黨與，蔡濟民派他們在襄河一帶組織討袁軍。王占元以鄂軍第一師旅長朱兆熊，駐仙桃鎮，卽爲鎮壓而來。襄河各縣，土匪遍地，搶劫時間，尤以劉英、劉鐵部下最多，且勒索富戶，民不聊生。地方捕送仙桃鎮旅司令部，朱輒戮之，於是朱屠戶之稱佈於遠近，討袁軍反袁無力，害百姓有餘。我對季劉的辦法，認爲不當，力勸他們忍耐，勿害部下性命，勿害百姓生存。時機未熟，暫行停止，幸能聽我勸告，減少許多犧牲，至今猶引爲慰。袁死，黎公繼任大總統，劉丹書入京任國會議員，倒袁運動告一段落。

陸軍大學帶職上課

陸軍大學成立於民國前六年，設於保定，初名陸軍行營軍官學堂，卽清光緒卅二年四月十五日，正日俄戰爭之後，段祺瑞任督辦，隸北軍大臣，當時所召學員僅及北洋各鎮。第一期分速成深造兩班，速成班一年畢業，深造班至民國前三年始畢業。第二期除北洋各鎮外，並有江蘇湖北各省學員，至宣統元年畢業。第三期召訓學員已遍及各省及北洋編練之新軍。至宣統三年改爲陸軍預備大學，改總辦爲校長，至民國隸屬參謀本

部，定名陸軍大學，民元遷北京西直門內崇光觀。第一第二期雖由全國選送，實際以北洋六個鎮的軍官有學識者爲主，入第三期以後隸屬參謀本部，收各省優秀軍官，第五期始依章制，在軍官學校畢業，服務除職二年以上者，由各省初試，照分配名額錄送，由參謀本部陸軍大學組織之考試委員會覆試，經錄取入學，以熟習參謀業務，運用戰略戰術，爲國軍培植優秀之指揮幕僚人才，三年畢業，由參謀本部分發任用。

陸大每三年畢業一期，每期人僅數十員，均帶職上學，教官均聘請日本陸大出身之將校級有教學經驗之人物。講義採自日本戰略戰術，所用地圖則爲中國地圖，一方面教學，一方面無異對中國作戰潛力實地調查。陸大雖名爲陸軍最高學府，爲戰術思想之磨練，原則的運用，戰爭原理的理解，戰史的修養與參謀業務的熟練。世界任何國家的軍事教育。在陸大以下，初無任何祕密也，日本建軍，初聘德國人，其成就仍在自己。陸大在北京辦到第九期，同時又另辦了特別班第一期。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，廿一年召集第十期，始在南京入學，爾後每年一期，廿五年又辦特別班第二期。抗戰軍興，陸大改隸於軍令部，應軍事需要縮短修學期爲二年半，無寒暑假，人才雖多，仍感供不應求，蓋戰術思想一致，各軍師高級幕僚非陸大出身，對指揮作戰不能裕如，參謀系統至是始完全建立，至民國卅八年幾卅年矣，因大陸共匪叛亂，政府遷台，軍事學校改制，陸軍大學四十餘年歷史，到此結束，陸大之不幸，抑國防軍事之不幸歟！

參謀系統雖在抗戰後建立，而指揮系統民國十五年始終是北洋派，國民革命軍興，乃以黃埔為正統而代之。在北洋政府時期，並不重視陸大，參謀本部無錢，陸大更苦至不能維持教官生活，乃由學員分途向各省募捐，勉強延續至國府定都南京，完成北伐後（民國十七年），蔣總司令（中正）兼校長，召集第八期始漸光大，廿一年遷校南京。

我入陸大第五期是民國五年，初保定同學在鄂軍第一師第二團的同學，我與謝效忞（後改名履，字冰如）二人均被錄取，本期同學以後有名於時的為馮軼斐、黃振興、饒宗澤、方策、魏孟

三、龔浩、晏勳甫、晏道剛、王澤民、江瑞璉、周武夷、門炳岳、鄒燮斌、榮臻、馮祝萬、楊毓琦、程澤潤等。

我與我兄玉拂（毓崑）同住在西單牌樓，堂子胡同，距學校遠，每日清晨赴校，當時北京有兩種氣氛，一種是朝氣，就是青年學生運動，蓬蓬勃勃，在政治混亂中，是一線新生的希望，另一種是暮氣，我同寓的朋友都是在國務院教育部參謀本部供職的，如胡偉、王小宋諸人，每星期日始能見面，蓋早晨我去上學他們未起床，晚上我就寢，他們猶未歸，儘管各機關欠薪發不出，但仍然燈紅酒綠，紙醉金迷，昏天黑地，烏烟瘴氣過生活，如此北京，焉得不亂。我只願讀書，對政治不願聞問，但有幾件有關舅父夏公逸事，雖然時隔數十年，在民國史上亦為重要事件。

燕京舊事親身經歷

第一

一是袁氏想御用肅政史以沽名釣譽。我的舅父夏仲膺公壽康，民二年由湖北民政長（省長）調任肅政史，代理都肅政史，比之清朝為御史，袁世凱最初想整理吏治，凡五百元以上貪污處以死刑。

京兆尹王治馨乃袁之親信，有貪污行為，為夏公彈劾，袁查實逮捕，交步兵統領江朝宗處以死刑，江與王交情深厚，請出姜桂題一般老將，向袁求情，袁知彼等來意，先命江朝宗處決，然後接見。姜率諸人跪求赦免，袁謂業已處決，以肅官常，此一事已開罪北洋老人。公常訓我輩小心，勿使彼等有報復機會。又參五路財神梁士詒一案，亦轟動一時，久大精鹽與鹽商為引岸爭執，久大憑藉勢力專佔引岸一案，亦作重大糾正。又短期公債變為長期公債四千萬一案，袁召見公，詢已接受否，公答已接受，袁謂照案辦理，命王克敏賄公以巨金，不受。袁不得打銷此案。及籌委會發生，公呈請解散該會，以維國本，袁召見公，謂他們是研究學術理論的，不必理會。袁初設肅政廳誅王治馨以示信，爾後知肅政史所提彈劾案，概不利於己，在未改洪憲之初，先將肅政史放逐於外，免妨礙帝制之施行，公遂被派往鄂皖諸省，授權凡不肖官吏准先撤職後彈劾，公明知袁氏帝制自為，正要爪牙擁護，各省軍閥，權傾一時，故藉此回籍略事修養。袁死黎繼，復出任大總統府秘書長，又回京供職。

第二件事是張勳復辟時見聞：張勳、倪嗣冲召集北洋派督軍會議於徐州，宣言獨立，內容則為擁溥儀復辟，外間不知內情也。王士珍語夏公曰：督軍團咸謂黎公主張裁兵，削弱各督兵權，督軍團對部下號召則為：「黎大總統要奪他們的飯碗」。這句話在北洋軍隊中最能煽動人。湖北起義時八個師，裁兵後僅留一師，已微弱可憐，試問有兵權者誰肯放棄。



張之洞總督湖廣先後十八年，他是晚清最有作為的封疆大吏，在湖北培植了不少人才。

張勳復辟與黎菩薩

當解散國會召張勳入京時，我向舅父夏公建議：黎公今日所恃的只一國會，今解散國會，勢力更孤。張勳與北洋派的淵源既深，召張入京，何異引虎自衛。舅曰：黎明知勢孤，但李經羲力保張勳忠貞不二，且為督軍團領袖，此事焉得不聽。黎公因李經羲之建議，調張勳入京，又受徐段的挑撥，必須解散國會，黎勢成騎虎，不得已屈受壓迫，將勉強支持之國會解散。張勳率辦子兵五千入京，分駐於東華門外南池子一帶（張之住宅）。七月一日天甫明，突接表弟惠常電話謂舅父半夜被召入府，傳聞張勳企圖復辟。向例在北京為政治上有變動，必有下列現象，一為戲院觀眾驟減，一為紙幣貶值。我立到錢莊換錢，但與昨日並無變動，知感應最靈敏之商場尚未得悉此種消息。經過電報局，見有辦兵把守，經過天安門有辦兵一營守備，到南池子則夾道皆兵，蓋張勳入東華門上朝之路。我與表弟見面之後，知昨夜半，大總統電話囑舅氏立即進府。復辟之謠，醞釀有日，不意張氏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而行此背棄民國之事。我即至總統府秘書長室等候，蓋舅父有佐黎公處理非常事變之責，我有維護吾舅安全之責，同時對於黎公亦願盡個人對元首之義務。府中人心惶恐，不僅對外電報不通，京城電話均有人看守，大總統府電話中斷，門衛加嚴，原來是防外的，現在轉而防內，不能隨便出入府門，內部尚能無阻。

梁鼎芬（字星海，又字節庵，官鄂多年，與

黎公有舊），上午來見黎大總統，由舅父陪同。梁勸黎公輔佐清室，黎公正言厲色謂：先生以清室遺民來與元洪話舊，敢不竭誠歡談。若為復辟而來，今天我還是民國大總統，我統馭無方招致奸賊，叛變民國，我當為民國盡忠，先生為清室大臣，來此是為清室，也應為清室盡節，我兩人同歸於盡罷。梁無言俯首而退，梁服長袍馬褂，辦髮長垂，滿臉長鬚，風度雖遜當年，步履尚健，告退時狀甚狼狽。

北京既入張勳之手，復辟之舉，各省督軍態度是否與張勳一致，經詳細分析似不可能，但事變倉卒，不能不迅速依法處理，遂決定由副總統馮國璋依約法代行大總統職權，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。馮在南京，段在天津，令段暫行攝理，以救危亡，電報一面交電局拍發，一面派秘書劉鐘秀往東交民巷託外國使館，尤其日本使館代發無線電報，同時在津滬報紙登載，使國民知道民國政府繼續有人行使職權，同時派員送大總統印信往南京。

電報與命令既已發出，大總統職權已有交代，黎公決定個人離府避往東交民巷，劉鐘秀與蔣作賓（兩岩）陪侍，乘汽車馳入日本兵營，舅公率金永炎、黎澍、饒漢祥、劉鐘秀、唐仲寅等均隨同前往。時負責守衛總統府者，為十二師陳光遠部蕭安國旅。蕭為湖北人，留德學生，第八鎮輜重營管帶，隨張彪退往漢口，爾後獲袁世凱信任為旅長，復辟之謀，彼亦參與，密報於黎公。一經復辟，爾後只見每天上諭封爵封官，封存

已六年的頂戴朝衣，又在東華門一帶蹣跚行動，古人謂沐猴而冠，不意在北京首善之地演出。前門外仍保持民國風味。段祺瑞在馬廠誓師討逆，龍旗袍頂一天比一天少，到七月十二日段軍入城，不過南池子一帶略有槍戰，辦兵瓦解，張逆亦逃入荷蘭使館，結束此一段公案，以後永無復辟之謀，民國之不幸，亦民國之幸事。

由黎黃陂這一年的大總統發覺之：一、無武力即無政權。二、孫總理以南京為首都表面上脫離帝國主義（東交民巷），實際政府要脫離北洋系掌握。茲就地理形勢言，自以北京為宜。

荆襄自主暫離陸大

荆襄自主響應西南靖國軍護法，即擁護孫大元帥主張，維護民元約法。由湖北第一師石星川與駐襄陽黎天才師長組織聯軍，反對北洋政府，在荊州宣言獨立。我的功課繁忙，少與外事，即原部隊中朋友亦少書翰往來，陳前次復辟之禍，我私人有一特別道義關係，且禍在燃眉，不能不關切外，西南護法與北洋系軍事變動，概不關心。不過對歐戰情形，因日本教官之報告，故研究興趣甚濃，國內戰事，誰進誰退，誰勝誰敗，素不理會。乃荆襄自主前，石星川（漢妨）先生、朱兆熊（渭卿）先生、胡子勳、黃潤琴諸老友函電交馳，要我同謝履（冰如）回荆一行，使我們十分困擾，雖不知何事，但判斷恐為獨立自主，乃往謁百里師請示，百里師亦謂無論軍事政治均不會有成，然人的關係各有深淺，你們自己決定。我說百里師已為我們示範，明知虛此一行，為師長、為

朋友、為同志、決赴患難。百里師以為然。我們也密告陸大校長胡龍驥先生，囑早去早回。我們出京之日，已見荆襄獨立宣言，此時軍隊大部渡江入公安，一部由唐克明率至施南，一部分以胡在勸率至湖南津市，夏斗寅率一部與胡會合。時李書城出任湘西督辦，亦全力維持，乃以此部歸李書城編為兩個梯團，張篤倫與夏斗寅分任梯團長，胡在勸他適，以後由岳州轉戰湖南，為鄂軍復長沙下武漢。我軍抵荆沙，攻宜昌軍已至董市，趕至前方，已經潰敗，胡子勳黃潤琴兩公均已陣亡，為國家痛惜良才，為私交悲損良友。因朱兆熊力邀遂經常德至長沙。見譚浩明為湘桂聯軍總司令，稱為聯帥，金永炎為顧問，考察其軍事政治情形與作法，與北方軍閥何異，乃決計北歸，完成學業。

我於返校後，參謀次長已由段系要人陸錦担任，陸大校長亦已易熊秉瑞，視我為反段反北洋系的北京核心人物，事實上我已參加一次戰役，王占元有詳細報告，誰能否認，隨時遭受諷刺忌尤，雖盡忍耐之能事，恐總不免於禍，計課業大體學完，不在乎一紙文憑，先接受督省軍官教導團專任教官之聘，未參加參謀旅行與畢業考試先行離校，此時正段政府權力達到最高峯時期，也是馮段分裂最著的時期。山西方面因閻錫山先生重用保定同學，故第一旅長商震，第二旅長趙戴文，第三旅長孔繁蔚外，其第一團長楊愛源，學兵團長葉鴻臚均為保定同學。

我在山西教了幾個月書，正值陳士可(毅)舉生奉命為庫烏科唐鎮撫使，他的參謀長范紹階

(熙綽)士官第六期年紀最輕的，與蔡松坡先生同班同學，因我與赴庫倫的軍隊官長，多係保定與陸大同學，決定要我擔任作戰後勤科長。我正在太原授課，奉電先回北京為之策劃多日，一切就緒，我前往張家口視察運輸路線作運輸計劃。我舅父奉命為湖北省長，我先電囑回京侍舅履任，自不得不暫行請假南旋。

邊疆工作，可擺脫國內政治漩渦，既安定，且對蒙疆研究對俄策略，為我生平志願，或有發展機會，因我舅母早逝，表弟妹正讀書，舅父近年健康已不甚佳，現想我隨侍，乃語士可先生請假，約定將來再往庫倫，不過時間稍延耳。

(未完待續)

總 行

行 址：臺北市衡陽路九十一號
電 話：三三三五六一八號
電 報 掛 號：臺北六一六五九號
A B L E N O : C H I A O T U N G
C T E L E N O : C H I A O T U N G

促 進 國 家 經 濟 建 設

交 通 銀 行

政 府 特 許 發 展 全 國 實 業 之 銀 行

- 一、收受各種存款
- 二、承做各項放款
- 三、辦理匯兌
- 四、經理國內外匯兌
- 五、承做進出口押匯
- 六、買賣國產機器設備分期付款
- 七、辦理進口機器設備分期付款
- 八、代理美援各項稅務
- 九、代理公營事業收付
- 十、辦理各種儲蓄業務
- 十一、代理各種保險業務
- 十二、辦理各種信託業務
- 十三、經營保管箱業務
- 十四、承銷及買賣各種證券
- 十五、保證發行公司債
- 十六、投資及協助發展實業
- 十七、建設、產銷、管理之技術指導
- 十八、接受委託辦理各項信託業務

發 展 工 礦 交 通 事 業

分 行

臺北市中山分行：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十一號
臺北市城中分行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〇號
臺北市高橋分行：臺北市中正路四二三號
臺北市楠梓分行：臺北市楠梓加工區
臺中市分行：臺中市民族路二三・二五號
新竹市分行：新竹市中正路一三五・一五號
桃園市分行：復興路一五號
桃園市分行：復興路一五號

Saigon Branch: 87 Dai Lo Han Nghi, Saigon, Vietnam
Canton Branch: 158 Dai Lo Khong Tu, Cholon, Saigon, Vietnam
Bien Hoa Agency: 77 Duong Hung Dao Young, Bien Hoa, Vietnam